

第五卷學字
注旁

甌海軼聞卷五目錄

永嘉學術

永嘉經制之學

鄭文肅公伯熊 / 弟州倅伯英 二鄭豪傑之士

大小鄭公 二鄭行畧 二鄭趣尚不同 永嘉之

學宗鄭氏 石蓮縣尉 大鄭公館閣宦蹟 鄭子

和而不流 景望爭為北使用樂 景望孟國之政

鄭倉使甚賢 景望老時細紀王解 景望文平和純

正 士龍推服景望 景望充容和平 景望明見

天理 東萊推許景望 樓大防推許景望 景望

不為丐祠之請 季節門人 景望妻章程氏 景

放宋古迂陳氏中箱本尹文子版式

公 飲

望平生學力 景望學正守固 鄭敷又謂南刊
景望謙卦忌盈之說 京景望書說 景望文章
景望詩有晉唐遺風 鄭司業詩 四三哥 部使
者好士 潘景憲以景望為知己 鄭司業用李文
簡議 景望知趙彥真 景望推許倪外 景望多
子 東西二鄭 景元學行 小龍規切景元 景
元廓落 同甫推許景元 於郡則之景元 鄭節
卿周禮 節卿能承家學 景望弟子 陳傅良
朱伯起 木待問 蔡幼學 應恕 郎翥 張先
生瀉 忠甫篤行 忠甫與鄭薛齊名 忠甫勁語

經教堂鈔本

放宋古迂陳氏中箱本尹文子版六

忠甫儀禮之學 忠甫不仕 忠甫斬絕難行
忠甫論苦太高 忠甫不赴調不取祠祿 忠甫重
於公卿 忠甫喪祭考禮 忠甫論儀禮 忠甫論
儀禮諸家異同 忠甫校儀禮所據各本 永嘉有
儀禮學 朱子惜忠甫不典禮儀 忠甫校儀禮甚
仔細 朱子訂忠甫儀禮之誤 儀禮功臣 宋史
不為忠甫立朝傳 謝先生黔 與忠甫講詩禮之
學 謝承議雩 季澤義行 家學長於詩禮 季
澤所學有自 季澤家法 季澤精於小學 季澤
州澤之縣之政 季澤先德 諸葛功納 主

薄悅 草堂門人 諸葛家學 夢由得外學
夢叟力行於家 夢叟義行 夢叟長樂之政
夢叟與忠甫論學 夢叟與陳文節為忘年交 夢
叟為史丞相所重

經數宣鈔本

放宋古迂陳氏中箱本尹文子反

甌海軼聞卷五

永嘉學術

永嘉經制之學

鄭文肅公伯熊 州倅伯英

二鄭豪傑之士

近世永嘉學者推二鄭伯熊紹興乙丑進士自隆興
初為館職王府東宮官至少司成宗正鄉用矣每小
不合輒乞去卒於建寧守伯英癸未甲科第四人以
親養三十年不調竟不出二人皆豪傑之士也

陳振書

錄解題

按陳駉中興館閣錄隆興元年三月陳正字即此

小字旁寫

所謂館職王府則魏王司馬也東宮則太子侍讀也

大小鄭公

數文大儒也名伯熊字景望其弟名伯英字景元負氣尚義之士也登甲科為第四名以母老不肯仕宦奉岳祠養母不出者二十年紹興末上中興急務書十篇極言秦檜之罪文亦豪健浩博諸公忌而畏之孝廟朝無人為提拔景元亦不屑求用晚自號歸愚翁有歸愚集其婿蔡行之帥閩為之鋟版三山永嘉稱數文為大鄭公景元為小鄭公一時英俊皆推尊

經教室鈔本

放宋古迂陳氏中箱本尹文子

之吳子良林下偶談四

二鄭行畧

大鄭公恂恂少而德成經為人師深厚恂幅無一指不本於仁義無一言不關於廊廟而景元後健果決論事情發思得其志則必欲盡洗紹聖以來弊政復還祖宗之舊非隨時默默苟為祿仕者也景望徇道寂寞視退如進官至宗正少卿而止初景元中進士第第四人少卿喜而笑曰子一日先我矣然既任秀州判官遂以親辭終其身二十餘年不復仕朝廷亦卒不徵用自二鄭公後儒豪接踵而永嘉與為多烈

皆凡事景元方其家居得朋友通共有無並坐接席
不知歲月遷改自謂如華胥至樂故其講習見聞尤
精而片辭半簡必獨出肺腑不規倣眾作也水心集
愚翁文集序

二鄭趣尚不同

至於龍圖稍稍宦達位逮九卿夫人固為之歡而亦
不以景元之負志流落不逢為恥龍圖怡聲下氣坐
不垂堂夫人取焉而亦不謂景元單車暮夜赴人之
急難為非是止齋集五十五祭
鄭龍圖母夫人

按文又云今也壽終孫曾百指亦可見鄭氏之蕃

經散室鈔本

放宋古述陳氏中箱本尹文子版式

衍

嗟長公之山立儼獨矜於細行蔚羽儀於廟朝樹後
學之審訂越仲子之鷹揚慨砥節於清勁不充詘於
崔嵬無幾微於踳蹬宜世道之有關詎門戶之私慶
龍川集二十五祭
鄭景元母夫人文

永嘉之學宗鄭氏

鄭伯熊字景望永嘉人德行夙成經學尤邃紹興十
五年登第歷黃巖尉婺州司戶隆興初召試正字除
太常博士出為福建提舉魏王判宣州南面坐受屬
吏進謁幕府進劄子亦坐而可否之及伯熊除府司

馬遂以劄子開說謙德未光嫌疑之際或駭觀聽除
吏部郎兼太子侍讀宗正少卿以直龍圖閣知宣國
府謚伯熊文肅伯熊自為館職不自陳年勞以求磨
勛紹興末伊洛之學稍息學者得復於伯熊得之有
六經口義拾遺有驚語若干卷記聞若干卷前輩楷
模及時人美惡凡涉理道者畢載由是永嘉之學宗
鄭氏萬姓統譜

按宋史光宗紀乾道七年立為太子慶王愷為雄
武保寧軍節度使判宣國府進封親王又按魏惠
王傳瀋熙元年徙明州則魏王判宣國當以乾道

經教室鈔本

放宋古建陳氏中箱本尹文子版式

七年到鎮在宣國凡三年鄭公為司馬亦當在乾
道七八年間又按景望事志載甚略此可以補然
景望卒於建寧守此亦未之詳也

石蓮縣尉

黃巖縣尉鄭伯熊永嘉人文行為學者師建炎二十
年至人呼為石蓮縣尉以其年尚少而堅不可磷也

陳耆卿赤
城志十二

按宋史建炎自丁未訖庚戌止置四年鄭公以紹
興十五年乙丑登第蓋以紹興二十年庚午尉黃
巖此建炎蓋紹興之誤

陳駘

大鄭公館閣官蹟

鄭伯熊字景望永嘉人劉章榜進士出身治詩兼經義乾道三年六月除著作佐郎四年六月為吏部員外郎淳熙四年五月以國子司業兼國史院編修官九月為宗正少卿亦兼館閣錄七

鄭子和而不流

子鄭子一鄉之望其赴國子丞也固當為時世用鄉人又將儀之夫國子清宮子鄭子和而不流者也既清且和利用安身而崇德矣浪語集五送鄭景望赴國子丞詩序景望爭為北使用樂

經教室鈔本

放宋古廷陳氏中箱本尹文子版式

故事北使來朝例錫花宴如在大祀齋禁之中則不用樂辭見亦然行之久矣乾道三年虜使來賀會慶節上壽在親郊散齋之內陳正獻公請以禮諭之既而卒詔為北使權用六年生長使當辭復在親郊散齋之內趙溫叔丞相時以起居舍人為館伴面奏決不可用樂上納用焉或謂前郊虜使之來極恭順上喜思以異禮待之故葉魏二相葉宏魏杞皆以乾道二年相皆主用樂之議鄭景望劉文潛時為館職嘗移書政府論之而不聽也至是用趙公之議始去樂論者韙之孝心傳朝野雜記乙集四

葉玉相皆以作字注排句

按陳騷中興館閣錄七。鄧公以乾道一年六月著作佐郎四年六月為吏部員外郎乾道三年正其為館職時

鄭景望宣國之政

鄭伯熊字景望永嘉人。開治學齋市官書二千卷。聚生徒至二百人。宣國府志職官上

鄭倉使甚賢

來使云頗招得流亡復業及募得新民願受一廛者此最厚下固本之良策然更有方便與寬得一兩項泛科亦久遠之利來者必益眾矣如何聞新倉使

經世實鈔本

放宋古迂陳氏中箱本尹文子

謂善讀書學者不可不知也。朱子語類九

士龍推服景望

鄉人鄭景望其所畏事者林擇之以學於門下當與

之進景望辱知遇矣。浪語集二十三與朱編脩熹

王梅溪之方正鄭著作之冲養是皆吾黨之望。又二

去夏遂謀入都以欲一見鄭景望取道宛。三

棧左司

景望充養和平

惟公及從渡江諸老尚存六刑之學不隨紀

靡然流俗之弊本之躬行心之講肆克養心
方大析義利於秋毫兼博約而獨詣蓋世名
元祐之規模於是乎在止齋集五十
祭鄭龍圖

景望明見天理

鄭景望出明見天理神暢氣怡篤信固守言與行
水心集十温州
新修學記補

景東萊推許景望

鄭景望自宜國過此渠亦是未滿前年歲間不曾通
政府書直至細滿亦無問此法自可用也呂祖謙陳
朱侍講

經教書抄本

放宋古廷陳氏中箱本尹文子

景望甚賢或可告語耳朱子集三十
大答何叔京

按止齋集三六答丁子齊書云鄭四三丈為福達
倉失此良友深以為歎子齊既與之處若下人不
真不得其精要當切思到底日月不可悠悠據此
子齊嘗以景望止齋游但不知為何許人

景望綱紀王府之孝

茲承寵膺綸命綱紀王府佐宋太伯蓋極一時
可為儒者之榮敢以為賀然聞以國遜易處間靜難
非漸漬以仁義之指歸俾知所自以優於
無以見輔導之德以文於聖人之學茲茲

託子之寄廟堂遊於宮僚以擇誠可謂當人所見如此不得不告與鄭景望書

景望文平和純正

近日蔡行之送得鄭景望文集來略看數小見者讀書不去子細看正意欲便從外面說是與非如鄭文亦平和純正氣象雖好然所說文字處卻是先立箇已見便都說從那上去所以昏了正意如說伊尹放太甲三五板只說箇放字謂小序所謂放字正伊尹之罪思庸二字所以雪伊尹之過此皆是間道正是伊尹至誠懇惻告戒太甲處卻都不說此下

經教室鈔本



放宋古迂陳氏中羅本書文字

按細滿謂已屆秩滿替據之期如今言寬滿也

鄭景望不起亦可痛善類凋落如此奈何上同

鄭景望之去邦人甚去思然此公論正而氣和還朝

必有裨補第未知處之如何耳與周丞相子充

鄭景望入學舊觀浸還若用人每如此亦何患不治

也答潘叔度

按此四條前二條為知宣國秩滿及卒元祐六年

事後二條則由婺入朝時事後三條當在前

樓大防推許景望

德量淵澄而不見其涯渙心質玉粹而不勞

居

其形于文也。渾然天成而上，軋于周漢其進也。怡然理順而深探于雄軻與之游，如在春風之也。登其門如入泰山之阿，是非至明而涵容不顯其迹。進退至切而雍容不見其他。至於莅官則有不遜而嚴之風，憂世則有哀而不傷之意。發而中節，茲又皆其所以為至和者也。樓鑰攻媿集八十三祭鄭龍圖

按鄭公文章道德之盛，略於此數語見之。又言惟慈母之垂白，反銜哀而擗踊，則鄭公之亡其太夫人猶無恙也。末言某等登門最久，涉學昏耄，時溫衣而請益，或執經而折衷，則樓公之於先生，蓋



樓鑰攻媿集八十三祭鄭龍圖

放宋古迂陳氏中

版式

後進之禮而於其卒也，率同志友人以祭之也。景望不為丐祠之請。

太守龍圖鄭公伯熊當世鉅儒也。一見契合，遇之良厚。秩滿去，語君曰：親老思鄉，滿則罷罷，則歸。雖丐乞祠之請亦不至廟堂。君聽其言，亟以書白魯公。具道之。且曰：首當力言於上，使以達官榮其親，甚于里居

之樂其親也。袁變黎齋集十五通

按宋時 徐季筮判江府姚君行狀 門人 自請故丐祠魯公至淮其後始知

縣尉鄭伯熊當代去請益，答曰：富貴易得名，難守。當安常處順，主張世道。伯熊受其言，迄為名臣。

者

中城志徐行傳

按此為徐季節語亦見宋史徐中行傳中行季子庭筠字季節景望在前蓋從之學及官滿請益而季節語之如此宋元學案列中行於安定之學案而列景望於季節門人即以此語又按宋史陳傅良傳云當是時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而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宋史不為景望立傳其可見者獨此二事蓋吾鄉經制之學實自景望開其涂經也

鄭景望表章程氏

經教室鈔本

宋古迂陳氏中箱本尹文子版式

鄭景望學問臨正見於履踐前日奉祠過此僅得一面其在閩中嘗類程氏遺書文集經說刊成小本獨易傳在外耳留本相遺其意甚厚但慵惰愚闇無受道之質深自愧也周必大益公文集百八十六書彙一與張欽夫書在伊洛遺訓集舊苦其蕪雜嘗願博求會粹備一家言顧非其人所得不廣用是不克茲蒙饒本印賜知有先著鞭者且喜且媿書雖未暇細繹如明道語世不多有至於長編累軸足知所得之富與語集二十四與鄭景望

景望平生學力

右申國呂正獻公四事見其家傳而故建寧太守鄭

侯書之齋壁以自警者也侯書此時已屬疾閒不兩月而終啟手足時清明安定執禮不懈如常曰是足以驗其平生學力果能踐斯言者非一時偶書屋壁而已也

朱子集七十九跋知錄

侯名伯熊字景望永嘉人其為此邦號令條教必本

於孝弟忠信學者傳之

朱子集七十九跋鄭景望書呂正獻公四事

按浪語集二十三與朱編脩熹書鄉人鄭景望某

所畏事者林擇之學於門及下當與之進景望辱

知遇矣據此則景望嘗與朱子講學

景望學正守固

經教室鈔本

放宋古近陳氏巾箱本尹文子版式

六經記載聖賢之行事備矣而於死生之際無述焉蓋以是為常事也獨論語檀弓記曾子寢疾時事為詳而其言不過保身謹禮與語學者以持守之方而已於是足以見聖賢之學其所貴重乃在於此非若浮屠氏之不察於理而徒以坐亡立脫為奇也然自學者言之則死生亦大矣非其平日見善明信道篤深潛厚養力行而無間夫亦孰能至此而不亂哉今觀鄭君景元所報其兄龍圖公事亦足以驗其所學之正而守之固矣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於公見

之朱子集七十九跋鄭景元簡

按景元此簡蓋即言大鄭公啓手足時事前跋書
呂正獻公四事所謂清明安定者也惜其文不可
得見矣

鄭敷文論甫刑

黃義剛問鄭敷文所論甫刑之意是否曰便是他們
都不去考那贖刑如古之金作贖刑只是刑之輕
者未多倍類

其中論不可輕於用刑之類也有許多好說話不可
不知語類此同

按宋有敷文閣學士待制等官此蓋景望卒後贈

經教室鈔本

放宋古迂陳氏中箱本尹文子版式

官

景望謙卦忌盈之說

又承垂諭景望謙卦忌盈之說未審曲折蓋薛氏鬼
神事於此素亦不能無疑顧恨未得面叩其旨以祛
所惑或恐有可以言語發明者幸因筆及之也蘇子

十答類

按薛氏鬼神事即常州先生家為鬼所擾事見夷
堅志別入雜志

景望書院說

余聞諸張橫渠曰尚書最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

大若祇解文義則不難自孔安國以下為之解者殆百餘家隨文釋義人有取焉凡帝王之所以綱理世變者蓋未知其何如也永嘉鄭公景望與其徒讀書之餘因為之說其亦異乎諸儒之說矣至其胸臆之大則公之所自知與明目者之所能知而余則姑與從事乎科舉者誦之而已

龍川集十四鄭景望書說序

按鄭敷文書說今存

景望文章

尚書郎鄭公景望永嘉道德之望也朋友間有得其平時所與其徒考論古今之文見其議論宏博讀之

經教室鈔本

放宋古迂陳氏中箱本尹文子版式

窮日夜不厭又欲鋟木以與從事於科舉者共之余因語之曰公之行己以呂申公范滂夫為法論事以賈誼陸贄為准而惓惓斯世若有隱憂則又學乎孔孟者也是直其評論之餘或昔然而今不盡然者毋乃反以累公乎真人曰苟足以移科舉骯髒之文不根之論是某等之心而識者豈必以是而盡求公哉余不能禁乃取今上即位之初其所上陳丞相書以

附於後龍川集十四鄭

相款

景望詩有晉唐遺風後念書亦不可得見者

言道學者薄詞章近世則然景望龍圖通經篤行兒

謂儒宗而其詩句乃綽有晉唐名勝之遺風胸中所
養亦可知矣八周必大者齋文稿十

鄭司業詩

鄭司業金華被召詩八首慈祥溫厚之氣藹然發於
筆墨雖徑之外其門人應君仁仲刻石摹本見寄三
復詠歎如見其人為之湏涕朱子集八十歐陽修集

按司業即景望蓋自婺州還朝時所為詩仁仲名
怒黃巖人此館末云淳熙乙巳大鄭公卒後四年

四三哥

誌銘某豈敢何故舍四三哥發潛德之幽光某愧焉

應作所刊

經教室鈔本

放宋古廷陳氏中箱本尹文子版式

多矣浪語集二十
三答陳同甫

按常州先生蓋推許大鄭之文

四三哥卻有典午之命似舍驥弗乘矣佐佑藩邸亦
何容易某近通四三哥問告以綱紀王府云君舉以
為如何浪語集二十四
答陳君舉補

按典午謂景望為魏王司馬四三蓋其行第

部使者好士

再調汀州上杭丞數行縣事專用寬簡為治白罷稅
外無名之賦人便安之部使者鄭君伯熊名好士行
部得君喜甚顧郡事為不理囚繫或累歲月不得釋

檄君佐其字

朱子集十五何
叔京墓誌銘

按叔京名錫朱子友

潘景憲以鄭景望為知己

君既無當世之願士友知其心者如韓尚書元吉張
左司棧曾卿逢鄭卿伯熊皆愛敬之而不敢有推挽
意獨曾侍郎逮嘗引以自代項年諸大夫薦天下士
之賢者三十餘人於周丞相君姓名亦在數中而丞
相不能用蓋諸公或未始識君而君亦漠然無所向
人或叩之乃獨喟然以曾鄭兩卿為知己人莫測其
意也

朱子集八十七承事
郎潘景憲墓誌銘

經教室鈔本

放宋古過陳氏巾箱本尹文子版式

鄭司業用李文簡議

公自郎春官已極論科舉及特奏名去冬乞依紹興
二十七年二月詔書用經義詩賦論策四場如元祐
時仍采蘇軾議量收恩科至是力請變文體取實學
以致人才上袖公奏付三省下學官議國子監司業
鄭伯熊等請如公言而老生晚學譁言不便議遂格

平園續彙二十六敷文閣
學士李文簡公盡神道碑

鄭景望知趙彥直

郡守鄭公伯熊知公最深有疾不以郡事屬其貳而
言於使者請檄公攝守疾革獨延公臥至卧內屬以

草乞致仕奏其知之如此陸游渭南文集三十四知興化軍趙彥真墓誌銘

景望推許倪朴

倪朴字文卿浦江人豪雋不羈喜舞劍談兵恥為無用之學必欲見於事功紹興間廟堂謀遣將掃清河洛喜曰依日月乘風雲以佐天誅此其時矣乃草書數千言歷陳征討大計精忠感激有古作者風鄭伯能見之曰男子男子金華府志十六人物

景望多子

鄭志仁字能之能之與叔父伯英字去華則以故龍

經教室鈔本

放宋古廷陳氏中箱本尹文子版式

圖先生嘗客德修於宣城去華方衰麻故不與分韻止齋集四十分韻送王德修詩序

按能之蓋景望子景元又字去華僅見於此

二女孫長適直龍圖閣故宗正少卿鄭伯熊景望第

四子處仁止齋集四十九承事即潘公墓誌銘

按潘公名春卿其子雷煥字省之又按大鄭公四子可攷者志仁處仁小鄭公二子為仁求仁而止齋集祭鄭龍圖母夫人云今也壽終孫曾百指則其後人甚蕃衍也又按劉忠肅蔽蒙川遺稿哭妻母鄭夫人詩注云龍圖鄭先生景望之孫有孀節

稿

虎號墳柏夜之白蓋以節著

東西二鄭

鄭伯海字秀容紹興辛未登第授海門尉歷浦城丞知南昌縣除知英德府避朝有辭不赴除沿海制置司參議尋攝制置使卒於官伯海持身廉慎家居立義塾延師訓生徒五百餘人至今名其里曰學堂前所居距文肅公百餘步時人稱為東西二鄭講一姓統

景元學行

景元鄭氏名伯英永嘉人隆興癸未進士甲科滿秀

經教室鈔本

放宋古迂陳氏中箱本尹文子版式

州判官調杭州泉州推官母老不忍行食獄廟祿九年終母喪授宣德縣丞福建提刑司幹官猶不行於是六十三矣遂以紹熙三年四月戊午卒十一月壬申葬西山余家真原上水心集二十一

方秦氏以愚擅國人自識字外不知有學獨景元與

其兄推性命微眇酌今古要會師友警策惟統紀不

接是憂今天下以學名者皆出其後也其論議憤發

筆墨寬墨餘佞者褫魄貴者奪色故事第四人與上

三人踵躡以進累日月皆至卿相景元恥自言故甘

為選人最後朝廷以幹官者拔滯淹之一門也景元

笑曰此冗官爾法當廢者可身踐之乎卒以疾辭上同
自其兄及薛士隆陳君舉擅一世臧否號為方峻景
元不然雖閭巷一介之善甚或輩行絕數等未嘗不
委曲外此售其聲名家產無十金僮僕單特賓從晝
夜集勞肺烹蛤蜊蔬椽雜陳之急難窘助扁舟徑往
夜半扣門攝衣偕出矣上同

士龍規切景元

景元既高於才又果於志喜竟其說人不知亦譎譎
固賢人君子之心非處世之道也浪語集六送鄭景元赴秀州判官序
走欲景元事其上官其賢於人者約之於道否則關

經牧室鈔本

放宋古廷陳氏中箱本尹文子版式

其小者以求全其大者掩覆吾迹無為為善以近名
聰明睿哲而將之以愚亦充之爾景元固無施不可
此焉發軔庶乎其善始也上同

景元廓落

景元廓落自其所長區區所望於渠政欲愛養氣血
點檢細行以待時而已東萊集五與陳同甫

同輔甫推許景元

兄之文章有源有委兄之議論有綱有紀兄之行事
有張有弛兄之與人同有異取之不竭有本如是
道德性命此外何事龍川集二十三題鄭景元提幹文

按此數語可以略見小鄭梗概

於郡則之景元

昔者吾黨欲相與言於郡則之鄭景元氏於邑則之

林懿仲氏

止齋集四十七
林懿仲墓誌銘

鄭節卿論周禮

三代聖人之紀綱法度憲章文物所以本諸身而布諸天下者甚設也而尤周密詳備於成王周公之時彼其處心積慮上徹乎堯舜下及乎萬世者也外不懼天下之謗而私其跡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

經教室鈔本

放宋古迂陳氏巾箱本尹文子版式

臣相安而禍患不作也是故兼三王施四事夜以繼日盡吾精神心術而為之其兵農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養士以學校其建官以三百六十其治天下以封建其威民以肉刑大本既立然後其品節條目日夜講求而增益之其上則六典八法八則九柄九貢九賦九式之序其次則祭祀朝覲冠昏喪嫁紀師田行役之詳下至於車旌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與夫畫績刮磨埴埴之法又其細者則及於登魚取龍擲鼈之微畢公所謂克勤小物者周公尤盡心焉蓋一而再三申復之貽謀燕翼後世

豈無辟王而皆賴前哲以免流彘之難共和攝政而天下復如故龍蒸作孽宗周滅矣猶能挾鼎鑿而東當戰國之相吞噬周塊然而處其中天下猶百餘年而宗主之至於垂亡臨絕之際自分而為東西其子孫益繆戾乖忤而弗念厥紹故天下始去周而為秦法亡則周亡鄭伯謙太平經國之書序

按節卿名伯謙其說周禮曰太平經國之書今存節卿能承家學

伊洛老師橫渠張夫子固習周公者矣而又不及究其志太平經國之書自序

經教室鈔本

放宋古迂陳氏中箱本尹文子

按宋元學案三十二周許諸儒學案列節卿於景望家學王梓材曰先生太平經國書自序稱伊洛老師橫渠夫子蓋永嘉周浮沚沈彬老諸子皆伊川門人橫渠再傳弟子鄭景望又私淑浮沚以綿伊洛橫渠之傳觀先生所稱其為景望家學無疑也又按學案以先生自序其書曰衢州府學教授疑其官止教授按洪咨夔平齋集十八有大理寺丞鄭伯謙差知常德府提舉常德澧辰沅靖州兵馬制江西通志六十四職官知臨江軍節卿非以教授終也又按許及之涉齋集九有送鄭節卿赴

新喻丞詩云南漳撫字滿三年當路文章喜薦賢
鶴髮有親須祿養鸚書無地足常員節卿蓋嘗漳
州以薦移丞新喻又廣東通志十六職官嘉定元
年知陽山縣

景望弟子

陳陳傳良

獨崇敬鄭景望薛士隆師友事之
水心集室諱閣待制陳公墓誌銘

公之從鄭薛也以克己兢畏為主

同上

朱伯起

朱伯起從鄭公景望學而與景元為友景元材豪然

經教室鈔本

放宋古迂陳氏中箱本尹文子版式

鄭公愛伯起質醜以為近道自有聞見及得意於簡
編多以語伯起鄭氏園在城南甚陋景元侍兄晨出
料檢花藥過伯起羣在語連日夜搗芥原韭燎塘鱗
而層之曰羹芼如是足矣鄭公不登禁從死景元老
為選人亦死伯起失二公閉門漠漠晚進遇之瞠目
夢如也酷嗜地理說如山如啖肉浮海葬妻大芙蓉
云後百年當驗著書二十篇論原起乘止尤詳二鄭
因是喜陰陽家水心集十二陰陽精義序

木待問

永嘉木尚書待問少從學於鄭敷文敷文死後木尚

書造宅侵鄭氏地界景元不平往與木言詒而手擊之景元亦大為木之子弟所誣明日木訴之郡逮景元時景元待次教官扶其母以出木慚悚退縮而止木素無聞望止以大魁為從官爾因此事永嘉人薄之林下偶談四

蔡幼學

始行之游陳鄭間後壻鄭氏

水心集二十一 鄭景元墓誌

應恕

應恕字仁仲從縣尉鄭伯熊專治經學雖抱疾手不釋卷趙師夏昆弟咸師之門人稱為良齋先生黃巖志儒

經教室鈔本

放宋古廷陳氏中箱本尹文子版式

林

郎翦

淳熙三年秋鄭婺州以召還約其弟迓母括蒼而語其屬邑之民永康陳亮曰我必取道龍窟以趨行在所訪子有日矣歸則刻期洒掃以待公然猶差半月而後龍川集二十七郎秀才墓誌銘曰早嘗飯於郎氏也

鄭孤出鄭公之書曰是從宣國以三萬贖我夏五月鄭公還永嘉余與徐元德居厚候之於館頭遷延久之則又飯於郎氏矣鄭公於今為道德之望乃世所謂鄭景望先生者道旁人士獨郎氏歟胡為而拳拳

若此乎同上

按誌郎秀才名者，字鵬舉，可入景望門人。
張彥先生瀆

忠甫篤行

忠甫為人嚴重深博，善忍事，鎮物絕有材智，抑不使出，其氣貌沈沈偉然，丈人也。年方少，連五試禮部，不中，授特奏官。忠甫每自悼不第進士，雖官達將不得與文墨議論，亡足以著儒效，遂棄去，以居養其母。儀妻子是正朋友為事，蓋晚而學詩書，講誦數年，既大通風人美刺，與古喪祭上下之交，立教微意，以為天

經教室鈔本

放宋古迂陳氏中箱本尹文子版式

下國家可推此而理此，孔門之所教而傳也。益負其學，自刻苦貴愛，或言諸朝祿以監獄，忠甫謂徒費縣官亡誼，歷三任不食其祿，亦不書考。執母夫人黃氏之喪，自飯含至於既窆，凡所以誠信其親者，自括髮至於既祥，凡所以哀悃其身者，質諸士喪禮，無不合也。初，忠甫獨追古輩好繩俗，以己學無以寓見，則時時為文章銘人父祖，有諷有勸，皆不虛書於族姻之喪。為之治衣衾棺窆，絀巫佛，強其為此，禁其為彼人，頗謂恠交，口哂罵之。忠甫說甚長，而未之服，予也。及見其躬行，極人之所難，然後翕然加敬，尊信其說有

從之者雖不從者亦內愧莫之敢議也。止齋集卷十
七張忠甫墓誌

按忠甫張先生鴻字又按忠甫娶潘氏休寧丞尉女卒年六十一葬吹臺鄉桐嶼二子凡凡女適袁州州學教授潘字進士劉嗣億盧趨趨皆具墓誌

忠甫與鄭薛齊名

忠甫與其友薛士龍鄭景望齊名於時而二人皆仕矣士龍一見人主語意合且大用而為政者不悅去之以卒景望三入朝二十餘年其卒也位不過九卿二人嘗勉忠甫仕忠甫不應久之而道不行功業不

經教室鈔本

放宋古迂陳氏中箱本尹文子版式

就也則未嘗不壯忠甫之決而推遜其高墓誌

忠甫勁語

乾道七年客授東嘉獲從一時賢士遊忠甫居城南相見如平生歡學校中小有所聞必詰其始末而是正之略無隱情嘗曰性直言意執友或不能堪不意子之從我如流也鑰曰朋友道喪已久勁語實所樂聞以此終三年往來如一日。樓鑰攻媿集卷十七書陳止齋所作張忠甫墓誌後

忠甫儀禮之學

又自言舊與其友謝君黔講習謂易與春秋未易窺

測詩書執禮夫子雅言于是相與讀書與詩儀禮雅
非全書而禮節具在自古以為難讀而公獨熟復而
躬履之貳卿曾公逮時以吏部典州取其亦板定大
字刻之實為善本攻魏集七十七書陳止齋所作張忠甫墓銘後

忠甫不仕

嘗問何以不仕曰今之仕皆非古之道是以雖貧而
不願祿也問其說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緇黃
而薦在天之靈皆古所無也其持論不回類此攻魏集七十七書陳止齋所作張忠甫墓銘後

忠輔甫斬絕難行

經教室鈔本

放宋古迂陳氏中箱本尹文子版

福清新除非晚當上嘗與忠父反復前論其言亦未
易訾然與世路斬絕頗亦難行昨蒙誨以世之安樂
法門縮頭閉息坐壁角裏頭為我輩恥適與忠父相

反浪語集二十四與劉復之三

按據此士龍又嘗官福清

忠甫論苦太高

忠甫勸兄辭縣不知盛意如何論苦太高入於輕重
亡準彼奉祠而不受祠祿勸陳君舉以不東脩過
於中庸則賢亦各自一見也浪語集二十四與劉復之三

忠甫不赴調不取祠祿

忠甫已決不為赴調之計然其才力可惜弃之
有可致力為求試縣亦可若使其人少則自見雖未
可以語通方中道以臨民時當有實益割台繁劇宜
能碌碌如我輩邪祠祿彼固不屑反之猶可與與計
資考別難插手則乞自為圖之與品集廿四
與鄭景望書

忠甫重於公卿

君行之舉脩君學既成方其獨行羣聽以驚有譁咲
譏不悔不傾慮卒底於信家人父兄既信而從邦人
友朋有官問政有故問銘緩急之請是非之評隱然
衡門重於公卿止齋集五十一
祭張忠甫文

經教室鈔本

故宋古迂陳氏中箱本尹文子版式

忠甫喪祭考禮

君臨人喪治其衾衣或設之設祭稽經考儀割絕肺
肝放像俎藝其為銘文刻刃怪奇葬視其穿風雨必
時止齋集五十一
祭張忠甫文

忠甫論儀禮

儀禮未知孰作或曰周公作之也孔子孟子有學禮
之言禮記有讀禮之文當是時固已有簡牘之傳矣
決非秦漢間筆也其制度必出于聖人若曰周公作
之則非瀉之所知也漢時言經則離記言記則離經
今記附經之後者又誰也出于孔氏之宅壁者曰

記河間獻王之得先秦古書者曰禮記夫禮記
儀禮記者今儀禮之記時未有儀禮之名也豈漢後
學者覩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忠甫儀禮識

序誤

魯人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其篇數與今儀禮同陸
德明賈公彥皆以為今儀禮攷之西漢藝文志高堂
生之禮后倉最明倉以傳大小戴古經者出魯淹中
多天子諸侯卿大夫制愈于倉等推士禮以致天子
夫如是則高堂生所傳特士禮爾今禮儀禮中所
謂士禮有冠昏相見喪既夕虞特牲饋食七篇他皆

經教室鈔本

放宋古廷陳氏巾箱本并文子版式

天子諸侯卿大夫禮必非高堂生所傳者不知賈陸
二子何據而去爾漢數六經禮樂樂與焉厥後樂書
亡矣有儀禮在亦復不取周禮古矣然聖人設官分
職之書也至其所以長以治者豈能舍儀禮禮
記古矣然皆釋儀禮之義若祭義冠義昏義鄉飲酒
義射義燕義聘義是也豈得而先儀禮班固之論曰
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固之言必有得于先
生長者之緒餘而非臆度也同上

忠甫論儀禮諸家異同

鄭康成收拾于大小戴及劉向別錄中參以今古

文定為之注其書已不純古矣陸德曰自蜀
之音作為釋文劉之本如以時為昔以噍為滿以沈
為釋以淬以韜為繡以御為倚與德明本異德明
之本尚非劉本其可謂純鄭乎至公考所據作疏
之本又德明所謂亦作又作或作之本也公考論鄉
飲酒執觶興洗北面之句云俗本有盟字案興洗永樂大典原
據本與所今然則今之本又公考所謂俗本也此書
之傳如是而已識誤

忠甫校儀禮所據各本

此書初刊于周廣順之三年復校于顯德之六年本

經教室鈔本

放宋古迂陳氏中箱本其文子版式

味道言

忠甫校儀禮甚仔細

永嘉張忠甫所校儀禮甚仔細然卻於目錄中冠禮
立端處便錯了但此本較他本為最勝語類八十五

朱子訂忠甫儀禮之誤

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自疏之外先儒舊
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略世永嘉張瀛忠
甫校定印本又為一書以識其誤號為精然亦不
能無舛謬若其經首冠以鄭氏目錄而其開卷第一
板士冠禮篇中第三行即云主人立明版刊

天子諸侯之士朝服皮弁素積此諸二字按
所載本在天子字上而為句絕自釋文所引誤倒其
文而此本因之遂無文理不復可讀蓋曰規朝之服
天子皮弁而諸侯朝服君臣同之文鄭氏之意以此
為主入立冠朝服則是諸侯之士若天子之士則當
服皮弁素積與此不同耳今釋文既誤倒之張本又
襲其誤而不能正則未知其讀之如何而為句又如
何而為說也又少牢饋食禮曰用丁巳乃戊己之巳
故注云取其令名自丁宜自變改蓋本說文改字從
巳從支為巳有過支之則改之義而下條之注又云

經散室鈔本

放宋古迂陳氏中箱本正文字以式

朝因之所謂監本者也而後在京則有中箱本在杭
則有細字本渡江以本來嚴人取中箱本刻之雖咸
有得失視後來者為善此皆馮之所見者也馮首得
嚴本故以為據參以羣本不足則質之疏質之釋文
疏釋文又不足則闕之蓋不敢以諛見斷古經也監
本者天下後世之所祖中箱者嚴本之所祖故其有
誤則亦辨之餘則采其所長而已

序 誤

永嘉有儀禮學

永嘉有儀禮之學合見得此事是非

朱一
六卷
徐居甫

按居甫徐寓字儀禮之學蓋謂張之甫

朱子惜忠甫不與禮儀

古者禮學是專門名家始終理會此事終學者有所傳授終身守而行之凡欲行禮有疑者輒就復問所以上自宗廟朝廷下至士庶鄉黨典禮各各分明漢唐時猶有此意如今直是無人如前者因問張舅淳聞其已死再三稱歎且詢其子孫能守其家學否且云可惜朝廷不舉用之使典禮朱子語類按此朱子與葉味道語據此則文修乃忠甫之甥今郡志不能詳也又按語類九十因問張舅忠甫家須更別有禮書令還鄉曰詢求之當亦是與葉

經敬室鈔本

放宋古迂陳氏中箱本戶文子版式

不得丁亥則巳亥亦可用其理甚明而諸本或寫巳為辰巳之巳釋文遂以祀音張氏亦不能覺覺其誤也其尤甚者則如鄉射篇橫而奉之奉或誤寫作奉而釋文遂以權音每讀令人不覺失笑張亦不能正而曲從之推此而言則其它舛謬計必尚多朱子集

禮記永嘉儀

儀禮功臣

宋史興藝文志謂儀禮既廢學者幾不復知有此書

忠甫始識其誤則是在宋當以忠甫為功臣之首祖

望鮪琦亭集永嘉張氏古禮序

宋史 忠甫不為忠甫立傳

永嘉有九先生而後伊川之學統在焉其弟人才極盛定史不為忠甫立傳故其本末闕然獨見於陳止齋所作墓志乃知其與薛士龍鄭君望齊名固乾鴻間一大儒也

張氏古禮序

謝謝忠甫與忠甫講詩禮之學

鴻初與謝黔講學曰論語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又曰興於詩立於禮又曰學詩學禮學其在是乎相與取詩禮歸而誦之數年黔皆終卷且萃其說鴻敏不

經義室鈔本

先生

放宋古迂陳氏中箱本

類未能半也而戌歲之漂黔不克免鴻愴孤陋其學旋廢

儀禮識誤序 按戌歲原作成歲原案以為終歲漂流詔讓曰成

歲當作戌歲乾道丙戌八月部中大風海溢浮屍蔽川存者十一見郡志及宋史五行志黔蓋亦與其難者其說甚當今從之

謝謝承議序

季澤義行

始余見季澤於外舅張氏與諸丈人行論事不下紙於州縣長短時事當曰朝誣言

季澤

但悻直耳久之見其姻急難不憚

議決矣而用不足則或取其於季澤又久之州閭至

委巷每事不可無季澤藉其力者為多也季澤雖不

愛其力至意小不合即以語侵人或強隨和人意亦

戲笑皆含譏諷初不以吾右力自喜見其彭德色而

人亦諒其靡他不以為怨余然後益知季澤止齋集

季澤正字韻類存

家學長於詩禮

其家學長於詩禮頗欲有所論次未就僅及就此篇

其於字學偏旁訓故學者易入焉季澤游學校登進

續敎室鈔本



放東古達陳氏巾箱本戶文 版式

士第調台州司戶高郵軍教授以勞績為改秩知福

州宣德縣未滿歲卒官不足行其志位不稱其才也

李澤所學有自

君講學務出于正早受知于舅氏端明忠簡張公闡

忠甫名瀉君之內兄君舉之傳良又張止皆龍圖鄭

公伯熊毗陵薛使君季宣皆里之名公周旋其間不

扶而直聞佛老巫覡之說必深排之樓鑰政魏集

君墓誌銘

季澤家法

平時勤謹禮法冠昏喪色斥浮薄之飾君既亡其
拜跪舉止之際衣冠昭色斥俗不經之文承君志也上同

季澤精於小學

余家世業儒五世祖正議公以知先生天利起家五
子俱傳業而季子夢弼諱肖尤攻小學又傳其五子
其仲元應諱弄獨殿諸老說文解字經典釋文始末
通貫幾于成誦鑰侍教累年故頗知字學客授東嘉
與諸名士游獨謝君季澤最為同好相與攷訂文字
毫髮必計後十五年復叨假守時過郡齋晤語甚樂

經教室鈔本

弄

放未古通陳氏中籍本戶文

也別後時見其筆畫愈工余既投閒聞其亡矣亡又
十五年當嘉定四年得其子有開書以銘為請既列
君之行實又以張忠甫所作乃祖志銘陳君舉序君
所著正字韻類五卷來撫其書為之傷歎此真季澤
留意之書也誌墓

季澤州縣之政

丹邱郡用不足取于民者多居管受輸為之樽額外
之求宿蠹一空五邑稱之朱公熹為庾使風裁甚高
一見君如故交留語或至終之屬以荒政及滯訟以
辦集稱祭酒李公祥為

一子為籍記

中書高郵教官預焉錢

為油

子

舍知

其本訪以民瘼君為論科買瓦甍新葺洎差役工匠之害尤悉帥得書喜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下屬郡盡蠲之及試邑中危坐聽事事至立決故無留獄出儲粟以賑乏增學糧以養士聞有惡毒去其數嚴而姦民反以誣善良吏復鍛鍊或至誣服君察其誣白之部使者曰蓄蠱者固不可放誣人者自應反坐卒平之鄰邑連江亦有是獄太師鄭公僑復以安君又得其情無不感服故吏畏其明而民樂其寬焉墓誌

季澤先德

放宋古述詩氏箱本尹文子版式

曾祖文淵祖君任有鄉行父知柔嘗居瑞安之樂善鄉里人稱樂善先生君仕升朝贈承事郎母張氏贈孺人兄黔有聲上庠君性穎悟承父兄之訓博學強記自經于百家之書皆手自校定音訓句讀一一不苟以是文亦日進援筆立就不為艱深之辭墓誌案瑞安無樂善鄉而予所居曰集善亦豈謝先生本我鄉人耶又按誌云紹興三十年入太學乾道五年登進士科授左迪功郎福州連江縣主簿丁母憂服除再調台州司戶參軍關陞從事郎馮熙十二年為高郵軍軍教授改宣武郎州

德縣主上覃恩轉奉 郎賜緋銀魚 以元年
勞轉承議郎三年以疾卒於官享年六十有二
萬氏有婦道先君五年卒贈孺人十一月庚申合
葬於西山廣惠院先學之後山二子有開有大孫
四人師中師善師俞師心女三人今郡志文苑不
能言其學問淵源亦不知有兄名黔為忠甫講學
友也

諸諸葛迪功純 子孟悅

草堂門人

草堂門人諸葛先生純永嘉人 宋元學案三十二
周許諸儒學案



放宋古廷陳氏中箱奉尹文子版式

諸葛家學

諸葛家學生簿諸葛先生悅字夢叟其父草堂先生
之甥永嘉人也 同上

夢叟得外家之學

公大父娶城南張氏以諸子從其舅學所謂草堂先
生以八行應書者也由是聞郡賢士大夫往往多諸
葛氏師友媼姪公幼陶染諸公階已岐然度越行輩
益自勵讀書著文窮夜旦不輒休 止齋集四十九
諸葛公行狀

按狀夢叟曾祖璿姚朱氏且原武翼郎妣張氏趙
氏父純 功前妣

夢叟力行於家

既冠入太學再薦登紹興庚辰進士第方徙嚴州司
戶參軍闕丁迪功公憂服除授台之黃巖尉復丁母
氏憂公故負當世志學不為章句訓詁淺事務見於
施設比罹兩喪謂祿養之無逮命之不偶也於是名
其園曰良園室曰僚室以其學力行於家輯柔其族
而厲其鄉人久之上下交孚子弟無少長咸視公習
謹而麗於善行

夢叟義行

軍並大海其商海自給者率剽悍乃時以所不平就

經教室鈔本

放宋古迂陳氏中箱本丹末子版式

公決質之惟一唯否是定郡之東南隅廣斥易恐截
然倚公為巨防而公亦任其戚休非眾同欲誦不至
郡邑凶年艱歲縣官有郵政為宦守者率需公至為
方略公曰事當若何費當幾何立聽行之然他鄉部
未有條而東南隅若干戶少長秩秩然蒙惠矣紹興
之季年也防海隆興之甲申眚疫丙戌埋甃乾道之
庚寅辛卯食飢壬辰築埭皆其小試微見者也

按夢叟所居蓋在今永嘉蒲洲一帶

公平生燕寢無惰待物不矜壯施交際語唯恐傷人
聞或為不義必反覆錙錘不但已雖行百下不一僅

持被飲食塵塵無乏所以周鄰里朋友則一賈堂
事一切勿理趨公事未嘗不勇決也狀行

夢叟長樂之政

往年余與薛叔似象先陳謙益之俱會行在所私相
語為授福之長樂簿公重違吾黨意強起之官是時
前丞相史公帥閩部丞相閱人熟不輕以獄訟畀屬
吏雅聞公賢數諉以事公以理平決不視大府意所
疑信為是非丞相滋相知延之幕中幕中故盛賓游
惟公自一話一言無裨補不出諸口丞相自喜晚待
士禮以已敵且率當路者薦之朝而公死矣狀行

經教室鈔本

按宋古達陳氏中箱本尹文子版式

按福東建通志長樂官績有夢叟傳即采此狀志
云所著有易論君二卷

夢叟與忠甫論學

年且五十德日加脩講問日加切余嘗見公登張高
忠甫夜論學自叙讀書二十年得一健字余輒從旁
歎公健天德也盍求其本公云云且曰忽挈余手出
曰吾固深省於疇昔之言余竊自恨規意之淺也比
將歿猶校讐儀禮家人不知其甚病也歿明盤櫛已
遽索紙書遺友人以訓其子為寄更以一紙書吾他
日將族葬必擇寬地問法於伯忠甫又以一紙書吾

弟兒女多以某所田若干畝盡歸之劉呼其子耕來曰汝行
妹具有缺以田若干畝歸之已呼其子耕來曰汝行
之母違戒又曰語汝母屏母來前也一家始大驚頃
之長樂尉之書至還答如平時又頃丞相相客與其
子至亦將迎如平時客出大門公目已瞑矣行
按據此夢叟亦為儀禮之學學堂當入忠甫同調
今郡志列之義行不知其為儒者也

夢叟與陳文節為忘年友交

始余聞公誼甚高未之敢請見也寓城南有題曰王
弟諸葛某之謁入余愧歎袖謁走出見遂辱與為

經教室鈔本

放宋古迂陳氏中箱本尹文子版式

忘年交行

按夢叟與文節皆城南張氏姻婭而年齒長于文
節故云然又按狀夢叟享年五十娶徐氏一子耕
葬黃嶼山

夢叟為史丞相所重

夢叟言貌退然不自表出聲蹟不著丞相乃獨得之
何哉丞相門生故吏滿天下不聞有得此於丞相者
夢叟顧一見得之又何哉丞相之取人也異於今夢
叟之取於人也尤異於今矣不竟其逢令人隕涕止

集四十一跋史丞
相祭諸葛夢叟文

按丞相謂史浩

公悅

國

續藏書鈔本

溫州丞